

文字家

# 唯有垂杨管别离

□ 李修文

我常常想,上帝造人之后,将一个个扔到这世上,孤零零的,各自朝着死而活,各自去遭逢疾病,别离,背叛,死亡,这自是一出生就已注定的大不幸。但好在,眼前也并不全都是绝路,上帝又用这些遭逢,让我们一点点朝外部世界奔去。类似溺水者,死命都要往更远一点的水域里挣扎。最终,命中注定的人便会来到我们眼前。

就像病房里的岳老师。还有那个七岁的小病号。在住进同一间病房之前,两人互不相识。

一个是只有七岁的小男孩,从三岁起就生了骨病,自此便在父母带领下,到处求医问药,于他来说,医院就是学校,而真正的学校,他一天都没踏足过。

在病房里,他们首先是病人,其次,他们竟然重新变作了老师和学生。除了在这家医院,几年下来,我已经几度和岳老师在别的医院遇见,这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女子,早已被疾病折磨得满头白发。可是,当她将病房当作课堂以后,某种奇异的喜悦降临了她,终年苍白的面容上竟然现出了一丝红晕;每天,只要两个人的输液都结束了,一刻也不能等,她马上就开始给小病号上课。虽说从前她只是语文老师,但在这她却什么都教,

古诗词、加减乘除、英文单词。为了教好小病号,她甚至要她妹妹每次看她时都带了一堆书来。

小病号生性顽劣,病情只要稍好,就在病房里跑来跑去,所以,岳老师的问题他便经常答不上来,比如那句古诗词,上句是“长安陌上无穷树”,下一句,小病号一连三天都没背下来。这可伤了岳老师的心,她罚他背三百遍。也是奇怪,无论背多少遍,就像是那句诗活生生地印在小病号的身体里打了结,一到考试时,他死活就背不出来,到最后,连他自己都愤怒了,他愤怒地问岳老师:“医生都说了,我反正再活几年就要死了,背这些干什么?”小病号愤怒地问完,岳老师借口去打开水,出了走廊,就号啕大哭,说是号啕,但其实没有发出声音,她用嘴巴紧紧地咬住袖子,一边走,一边哭。走到开水房前面,她没进去,而是扑倒在潮湿的墙壁上,继续哭。哭泣的结果,不是罢手,反倒是要教他更多。

但是,不管是送君千里,还是教他单词,她和他还是终有一别——小病号的病更重了,他父母已经决定带他转院去北京,闻听这个消息后差不多一个星期,岳老师几乎每天晚上都耿耿难眠。

深夜,她悄悄离开病房,借着走廊上的微光,坐在长条椅上写写画画,她跟我说过,她要在小病号离开之前,给他编一本教材,

这个教材上什么内容都有,有古诗词,有加减乘除,也有英文单词。

九点钟,小病号跟着父母离开了,离开之前,他跟病房里的人一一道别,自然也跟岳老师道别了。可是,那本教材,虽说只差了一点点就要编完,终究还是没编完,岳老师将它放在了小病号的行李中,然后捏了他的脸,跟他挥手,如此,告别便潦草地结束了。

谁知道,几分钟之后,有人在楼下呼喊岳老师的名字,一开始,她全然没有注意,只是呆呆地坐在床上不发一语,突然,她跳下病床,跛着脚,狂奔到窗前,打开窗子,这样,全病房的人都听到了小病号在院子里的叫喊。

那竟然是一句诗,正在被他扯破了嗓子叫喊出来:“唯有垂杨管别离!”可能是怕岳老师没听清楚,他便继续喊:“长安陌上无穷树,唯有垂杨管别离!”喊了一遍,又再喊一遍:“长安陌上无穷树,唯有垂杨管别离!”

离别的时候,小病号终于完整地背出了那两句诗,但岳老师却并没有应答,她正在号啕大哭,一如既往,她没有哭出声来,而是用嘴巴紧紧地咬住袖子。

除了隐约而号啕的哭声,病房里只剩下巨大的沉默,没有一个人上前劝她说,全都陷于沉默之中,听凭她哭下去,似乎是,人人都知道,此时此地,哭泣,就是她唯一的垂杨。

写诗吧

## 带你去远行

临武县城东学校 曹建龙

说过,无需承诺  
这世界,自有了网络  
一个电话,也许  
在远处,在远方

立足点不变,到过的地方  
不问远近  
再美,也要离开  
再喜欢,也只能欣赏

牵手,偏远奇山  
看江湖秀水,保持泉水的干净  
移步换景,专注秀色可餐  
曼妙的时光,延续归期

多想,时来运转  
期待,误入莲花深处  
一次,过目不忘  
多次,流连忘返

花开岁月,阳光灿烂  
奔波,艰难  
打开心扉,私语  
融化不安,升华一起的信念

火花

## 雅俗之间

□ 章柳平

导师吴先生有一本著作《雅俗之间的徘徊》。那时我的论文开题在即,我却远在新疆。吴老师很生气,后果很严重!托同学带话:“要么速回开题,要么逐出师门。”我跌跌撞撞地赶回来,一句“为生计奔波”平息了慈祥的老师的怒火。他送了这本书给我,说了一句有深意的话:“也许这就是你以后的生活状态。”

至于我后来连滚带爬地毕业不必详说。只是吴老师一语成谶,我真的一直徘徊在雅俗之间,成不了大雅,落不了俗套。仍然有丰满的理想,也接受现实的骨感。

那时候希望每一刻都能成为伟大的铺垫,现在想把有温度的时间用于缝制一张桌布。从急切到释然,从入世到出世,这是一个时间无法单独承载的过程。

北岛说:“如今我们深夜饮酒,杯子碰到一起,都是梦碎的声音。”

梦碎了,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市井了?

不是!我们止住破碎的疼痛,然后捡起碎片,小心收藏,也许不能再粘合,但是那碎片上都有梦。

我们轻松地笑了,温厚地面对我们可能或即将面对的喜怒哀乐、世态炎凉。

果真如此,雅俗之间,游刃有余,不必徘徊。

满庭芳

## 雨夜翻阅“阳光评语”

东安县鹿马桥中学 唐良云

窗外,春雨淅淅沥沥;  
灯下,我悠闲地翻阅装订成册的学生通知书上的期末评语,别有一番滋味。

30多年的教学生涯,使我深深地感受到:班主任工作最忙的是开学工作和期末结束工作两个阶段。每个学期开学时,我就将学生的通知书收集上来,装订成册,并起上富有阳光味的册名,收藏起来。我的收藏柜里,收藏着60多册通知书,每当空闲时,就随时翻阅,了解学生的动向。毕业的学生的通知书,已成为我永久的珍贵纪念。

窗外,淅淅沥沥的春雨声,悦耳动听。灯下,我翻开一册起名为《阳光之语》的学生通知书,打开首页,跳入眼帘的是刘欢同学的通知书,上书:“演讲传捷报,师生齐欢笑。夺得二等奖,鹿中的骄傲。志坚劲尤高,熟写熟背稿。语出惊四座,终于立功劳。”

当时,学校举行“少年向上,真美善伴我行”主题演讲比赛,我让刘欢同学参加,可她不想参赛,经我多次做工作后,她才鼓起勇气去参赛,并一举夺魁,继而参加县教育局的决赛,获得了二等奖的第一名。

到期末了,我把这首诗作为评语写在她通知书上,她备受感动,从此更努力了,她的口语表达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迅速提升。以后接连参加县里演讲,频频获奖,还在《小天使报》和《阅读与作文》报刊上发表了6篇作文,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省重点高中。她在微信里对我说:“老师,我能有今天,全靠你的鼓励。可以说,我就像天天生活在阳光里,你的诗,你的评语,就是阳光,我在你的阳光评语里成长。”

翻阅这册,我又拿出一册名叫《雨雪飘飘》的学生通知书,细细地翻阅。“陶俊艳”三个字跳进我眼球。记得第一学期,陶俊艳同学是一个害怕考试的学生,特别害怕期末考试考不好,为此我多次找她谈心,才慢慢消除她的胆怯。我写诗鼓励她:“期末雨雪飘,万物乐陶陶。俊艳惬意笑,冷静再思考。快笔如泉涌,思维真敏捷。答卷绘天骄,成绩报春晓。顺天顺心豪,爸妈齐声笑。”结果如愿以偿,陶俊艳在期末考试中考了好成绩。

雨夜翻阅记忆,阳光走进心里。



清露芳尘 陈建华/摄

朝花夕拾

## 老童鞋

□ 付康松

同学聚会前两天,一个陌生手机号热切地反复打我电话,急躁的电话铃声隔一会就急急地响一通,犹如怯怯地敲门声。我有些胆怯,不敢接电话。不知为什么,我莫名地猜测这是Y。阔别那么多年,我已改变,他也一定变了。万一是他,我真不知接通电话后该跟他说些什么。随后,这个手机号的主人又不甘心地连发三条短信:“老童鞋,好久不见!别来无恙!”我沉默如冰。

因身体抱恙,我在同学聚会的第二天才到,大家嬉皮笑脸地开玩笑:“哎呀!你终于来了!人家Y打你好多电话你怎么都不接?人家可是千年等一回,望眼欲穿呢!”

见到阔别了许久的恩师和Y,还有这么多如顽童一样的老童鞋,久别的生疏感很快褪去。大家欢聚一起,寒暄,叙旧,谈天说地,嘻嘻哈哈,恍若回到少年时代,很是开心。不过,有点小遗憾的是,还有一个我很想见的同学没来,我的同桌W。

7月14日下班回家。我走进居住的小区,太阳西行到天边,红霞满天,像昨天一样,此时,天将晚,一切似乎如常。可是,当我穿过笔直的绿荫道,走到圆形小广场时,太阳却忽地暗了。我抬起戴黑色墨镜的眼睛,看见一大团黑云飘了过来蔽日,我立即掏出手机抓拍太阳破云而出,太阳一忽儿就从乌云边露了半边脸,强光将黑云边沿照得很亮,黑云立时镶上一道金光闪闪的金边,美丽极了。只可惜,没容我细看,太阳和黑云就分开了,美景消失。犹如绚烂的少年时光,留不住。

不知是不是直视太阳时,强光打开了我的回忆通道,那天晚上睡去后,我竟然做起梦来。梦见了中学时代,梦见了我的恩师、我的同桌W、我偷偷喜欢过的阳光少年Y,还有我的老童鞋们,我的纯真年代……难道久违的我们要重逢了吗?

第二天上午,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,电话那端的人很欣喜:“终于找到你了!辗转了几个人才打听到你的下落……”

是初中班长,通知我下月参加老同学聚会。